

盡精微致廣大

記徐悲鴻一九四〇年創作的兩本冊頁



長城出版社

盡精微
致廣大

記徐悲鴻一九四〇年創作的兩本冊頁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長城出版社

主 編：易蘇昊、樊則春、滕惠如
執行主編：魏柏琴
責任編輯：徐 華
攝 影：馬曉寧
裝 幀 設 計：易蘇昊、樊則春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盡精微致廣大：徐悲鴻1940年創作的兩本冊頁／易蘇昊
主編．—北京：長城出版社，2005.11

ISBN 7-80017-776-9

I. 盡… II. 易… III. 中國畫—作品集—中國—現代
IV. J2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27834 號

盡精微致廣大

出版、總發行：長城出版社

經銷：全國新華書店

制版、印刷：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開本：1/12 印張：5

印數：1-1000冊

書號：ISBN 7-80017-776-9/J·652

定價：精裝180元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徐悲鴻(1895—1953)

徐悲鴻，男，1895年生，江蘇宜興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自幼從父學畫，19歲時曾任宜興彭城中學圖畫教師，後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1917年留學日本，同年回國，受聘於北京大學畫法研究室。1919年留法，入國立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受教於弗拉芒格畫室。1927年歸國，任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1928年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1929年移居南京，於中央大學任教。1933年應邀赴法、德、比、意、蘇等國舉辦中國近代繪畫作品展覽及個人畫展。1940年回國繼任中央大學教授，並籌辦中央美術學院。1946年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擔任北平美術家協會名譽會長。1949年出席第1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第1次全國文代會，當選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文聯常務委員，同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1953年擔任全國文藝工作者第2次代表大會執行主席，同年病逝。出版有《徐悲鴻素描集》、《徐悲鴻畫集》、《徐悲鴻彩墨畫集》等。1983年徐悲鴻紀念館在京落成。

偉大作品誕生的基礎

——悲鴻大師駿馬圖冊和速寫本面世

當談及即將在中貿聖佳秋拍上亮相的徐悲鴻大師的這兩件珍品時，今年82歲高齡的徐夫人含着淚說：“我已經老了，本想將這兩件感情的寄托帶進我的墳墓，讓它們伴我永遠沉睡。但經過多少個難眠之夜，我終於有了新的想法。我的生命可以結束，但它們不能永遠的沉睡，因為徐悲鴻的藝術屬於中華民族的，徐悲鴻的民族精神將永遠激勵着子孫後代，所以，就讓它們帶着我的真情走向祖國、走向人民、走向世界吧！”

徐夫人提及的這兩件作品，其中一件為徐悲鴻先生於1940年所畫駿馬圖冊，另一件則為有徐悲鴻先生親筆題款的速寫本。速寫本中分別畫有悲鴻自畫像、泰戈爾和甘地、動物、風景和其他人物等共計40余幅，為大師早年放在衣兜裏隨身攜帶的。這兩件藏品徐夫人精心收藏了52年。它們滲透着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深厚感情，因此具有特殊的收藏意義。

五幅六駿圖冊畫幅雖小，却是悲鴻先生在創作最旺盛、繪畫技藝最成熟的時期所作。

據徐夫人講述：1940年，徐悲鴻來到印度尼克坦。聖地尼克坦是和平的象徵，被稱為印度民族精神支柱的文學泰鬥泰戈爾就曾在這裏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那時，徐悲鴻與泰戈爾已結為摯友，他曾為泰戈爾畫了許多的肖像（包括油畫、國畫、素描、速寫等）。那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悲鴻先生

創作了大量的富於愛國主義思想的優秀作品，如：在大吉嶺創作了他構思已久的中國畫《愚公移山》。這個時期也是徐悲鴻畫馬的成熟期，他創作了許多栩栩如生的關於馬的題材的精品。

這件冊頁中表現的六匹馬形態各異，體態非凡，有的奔馳於草原，有的默立於曠野，有的回首於峭岩之巔。大師用筆豪放，筆墨隨情感恣意游走，在立意、構圖、形態等方面無一雷同，形成了獨特的風格。特別是第一幅和第五幅，均為佳品，曾經多次在徐悲鴻紀念館畫冊上出版。

當時，悲鴻先生畫馬藝術達到高峰，這當然與他長達一年的印度之行有着很大關係。1939年，徐悲鴻先生應泰戈爾邀請赴印度國際大學講學。那時，印度分布着許多城邦制的小國，並各有君主。他們都喜歡養好馬。但馬一旦年齡稍過就要賣掉。這就使得悲鴻先生能在集市上買到一些品種非常好的馬，這使他異常興奮。因為，他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畫馬，父親去世後，少年時代的他來到上海闖天下，當他走投無路時，正是他畫的一幅馬給他帶來了生機。那時，上海審美館館長高劍父、高奇峰接到他寄去的奔馬圖時，便立即回信寫道：“雖古之韓干，無以過也。”並決定將悲鴻先生的這幅馬在審美館出版銷售。但徐悲鴻對自己畫的馬總是不太滿意，即便對馬有過很多的寫生，卻從沒有如此親近過它們。在印度講學的那些日子裏，他經常騎着世界上最優良的馬，游歷異國漠漠的荒野，曾一直騎到過克什米爾。在漫漫

旅途中，他不時被那些駿馬所陶醉。那些具有純正阿拉伯血統的良馬，闊鼻、尖耳，脖頸和四腿修長優美，皮毛光滑，使他驚嘆不已。他過去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好馬，因此，他倍加愛護它們，甚至把它們當作自己的知己朋友一樣地百般呵護，與它們建立一種微妙的感情。在接近馬、感受馬的同時，他傾心觀察馬的體態，了解馬的稟性，掌握馬在各種動態下骨骼與肌肉的變化，透視與解剖的關係，並對馬不同的體型、不同的姿態進行了大量的速寫。他贊嘆馬的偉岸、矯健，贊嘆馬性格中的忠厚、樸實、勇敢和耐勞。他似乎從馬那裏找到了靈魂的寄托，於是借馬寄托自己的歡樂、憂郁、理想和憧憬，也寄托着對祖國的赤誠之心。

悲鴻先生曾對夫人廖靜文女士說：“在印度的這一年裏，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畫馬的水平達到了自己的要求。”過去，他從沒有誇過自己畫的馬，而那時他終於誇口了，他認為在印度創作的這幾幅《奔馬》，是他畫的有史以來最好的幾幅。

唐代張彥在《歷代名畫記》中認為，好的作品，必須形神兼備，而傳神尤其重要。這幅冊頁中的回頭雙馬在回頭的瞬間蘊涵着一種陽剛之美，設色清新並加暈染，筆觸勁健，造型準確而生動，體現了他的筆墨韻味。遠視墨氣渾然，近看筆觸剛健。用筆成熟、肯定而富於滲透力，由表及裏，透過皮毛裏層

刻畫肌肉與骨骼，每一筆都有其立意的內涵、造型的目的和體現美感的作用，流露出書法運筆的一氣貫通之勢，形成氣韻生動的筆墨韻味。

悲鴻先生的書法功力也非常深厚。他喜歡魏碑的古拙剛勁，結構方剛，布白均勻，用筆凝重。他將其體現在冊頁的每一匹馬中。飛奔之馬，四蹄騰空，蘊涵着一種野性的力量。他還在表現馬的肢體時融合了隸書的剛勁用筆；在表現鬃毛鬃尾時則運用了書法中“飛白”的蒼勁。這種既表現出寫意渲染的韻律，又表現出書法用筆的趣味，從而形成的美的感受、美的意念、美的贊嘆，當然就成了難得的精品。

徐夫人的第二件藏品速寫本就更加珍貴。速寫本中採用了多種技法，有鉛筆、炭精條、水墨、水彩等，同時，內容極其豐富，反映了畫家的思想狀況和那一時期的許多社會活動。他抓住了在印度現實生活中有特點的風景、人物、動物等，以深入的觀察，非凡的記憶，速寫出牛的憨態、猴的精靈、鷺的神勇，以及如火焰般的朝霞，如緊抓住大地的樹根。當然，還有泰戈爾的敏銳、甘地的穩健、鼓者的歡快、彈琴者的投入。畫家抓住了許多瞬間的動感、瞬間的神態、瞬間的靈魂，用畫筆記錄下那些生動的情節，使得既簡練、概括，又傳神的畫面洋溢着一種時代氣息和生活的美好。例如先生在聖地尼克坦畫的速寫“鼓者”（寫生冊之三十三），畫面雖小，却用筆精煉，其人物脖頸的光感、手在敲擊的動勢和神情的喜悅

都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彈琴者”的速寫（寫生冊之三十四），彈奏者就像被一種美妙的音樂所陶醉，那神態使觀者都會傾倒在那畫面無聲的音樂裏。

悲鴻先生赴歐洲留學八年，打下了扎實的素描、速寫功底。速寫本中的一張自畫像（寫生冊之二十一），就是他面對鏡中自己而畫的。他首先抓住明暗交界綫，取有特點的部位，舍去瑣碎之處，通過表情和眼神，突出自身特有的神態和氣質，充分表現出志向在胸、成就大業的抱負和鮮明的個性。

悲鴻先生的素描可謂一流大師。他留學期間創作的《背後女人體》，使綫與面有機結合，黑白灰布局得體，有節奏的美感、有韻律的變化，在法國某雜誌上發表後，被譽為“東方的維納斯”。

悲鴻先生很喜歡通過自畫像的形式，來表現憂郁的自我、憤懣的自我、胸懷遠大志向的自我，充分體現出他復雜的內心世界和倔強的人格魅力。他畫過很多的油畫自寫、素描自寫、國畫自寫。

速寫本中的泰戈爾和甘地（寫生冊之四十四），當時都是徐悲鴻的好朋友。泰戈爾是著名的文學家、詩人，也酷愛美術，現在行銷的《泰戈爾畫集》，就是徐悲鴻先生當年為他精挑細選的。甘地曾是印度總統，當時英國長期占領印度，企圖把印度變成英國的殖民地。60年代初，甘地發動了靜坐、游行等無暴力運動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經過長期的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使印度取得了民族獨立。甘地也因此獲

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當年，悲鴻先生非常想見到甘地，并在泰戈爾的邀請下如願以償。初次見面時，他握着甘地的手非常激動，并讓甘地坐在一塊山石上，退後幾步準備畫速寫。但不想老百姓很快就把甘地包圍了起來，有的兒童甚至騎在了甘地的脖子上。所以，悲鴻先生是靠敏銳的觀察和對人物的深刻理解，瞬間捕捉到了甘地突出的特征，不足幾分鐘就完成了兩張速寫（現藏徐悲鴻紀念館）。隨後，余興未盡的他，又在泰戈爾與甘地進入室內交談時，從兜裏掏出速寫本，記下了這難忘的時刻。畫面着重刻畫了二人的面部表情，將兩位知己的個性傳神般表現出來。

悲鴻先生善於觀察生活、體驗生活。他畫動物是積累，同時還有目的性和象征性，所以，他畫的任何速寫都寄托着一種情感。他速寫的大象是想表現一種忠誠，他描繪的耕牛是想展示一種質樸，他刻畫靈鷲是想體現一種勇猛，并常常把靈鷲比喻為抗擊敵人的象征。他經常贊美靈鷲的神勇，竭力細致入微地刻畫靈鷲的眼睛、喙和爪，使其眼裏有神，喙、爪鋒利無比。也許徐先生太渴望中國強大了。因為，他認為中華民族迫切需要這種強大力量來抵禦外來侵略者。

速寫本中的一幅水彩速寫（寫生冊之二十二）雖然很小，却很精。畫面通過火紅的霞光和放射狀的

浮雲引人想到，一輪紅日即將升騰。1940年，正是中國抗戰最艱苦的年代，悲鴻先生多么希望烏雲遮日的祖國能冉冉升起這象征勝利的曙光啊！有關日出的作品（包括油畫、國畫、水彩畫等）他創作了很多（現藏徐悲鴻紀念館），都是以呼喚勝利為主題。

速寫本中還有一幅水墨速寫（寫生冊之三十八），設色清雅，暈染有致，以恬淡輕靈之筆，表達了樹的質感和鄉村的靜穆氣氛。

據徐夫人介紹，悲鴻先生非常重視對於手的寫生。他認為，手能隨心理的變化而反映出一定的感情色彩，手勢是某種精神狀態下意識的反映，會把面部欲隱藏的東西暴露出來，所以，手是人的第二張面孔。在徐悲鴻很多作品中將造型嚴謹的手賦予了濃郁的感情色彩。如：大型國畫作品《愚公移山》中那些挖山不止的手，體現的正是一種堅定的力量和信念；大型油畫作品《田橫五百壯士》中，那雙奮力辦劍的手，體現出的則是憤世嫉俗的鮮明。在速寫本中這幅素描作品《手》（寫生冊之二十），畫家利用光感，處理手的明暗調子，把手背和手掌分布的各個伸張肌腱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體現了一種勞動人民質樸的美。

總之，這本速寫冊是徐悲鴻先生的生活積累、靈感寄托，是他走進生活、貼近生活的見證和真實寫

照。它與徐悲鴻成熟期創作的優秀作品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是畫家走進生活中獲得的第一手素材，也是偉大作品誕生的基礎。

上述兩件珍品與徐夫人相伴數十年，這次得以在中貿聖佳秋拍面世，是廖靜文女士為繼續徐先生開創的中國美術教育事業，償還籌建“徐悲鴻藝術學院”所欠款項，忍痛割愛。這是1953年廖靜文女士將家中徐悲鴻作品1250件，珍貴歷代藏品1000余件以及萬余件圖書、碑帖及資料等全部捐獻給國家之後的又一次壯舉。應該說，徐夫人這一令人敬佩的舉措，可以告慰悲鴻先生和他一生摯愛的美術事業。

董三軍

2005年10月於北京

我愛悲鴻

——廖靜文女士談徐悲鴻和他的兩本珍貴寫生冊



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

泛黃的 SKETCH BOOK (素描本)，標示着一段久遠的歷史，淡淡的簽名，備忘着一個藝術大師對美的追求。帶着高山仰止的崇敬，逐頁打開徐悲鴻先生的這本寫生，碳棒和鉛筆凝聚的線條在剎那間便占據了你所有的時間和空間。背影、側影、場景、局部，每一個人物的生命都在一個特定的角度中呼吸和跳動，無法擺脫這種占據，你只能跟隨着畫家的眼睛去浮想去揣測。但是漸漸的，那種先前的敬畏之情沒有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平靜的欣賞和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在那些極簡單的線條之下，產生了光和影，在這些光影之中又呈現出我們所熟悉的生靈和草木。原來藝術是如此地接近自然。

馬，歡騰的馬，飛奔的馬，沉思的馬，繾綣的馬，在徐悲鴻的藝術人生中馬無疑是最絢麗的主題。打破枷鎖、甩脫束縛、勇往直前的願望和性格詮釋着這位藝術大師的人生理想。在這本精致的冊頁中，收錄了徐悲鴻先生1940年前後在印度完成的幾幅作品，每一匹馬都被賦予了表情、語言和思想，逼真的體態和靈動的神情不僅使觀者動容，更加證明了繪畫絕不僅僅是造型的藝術，而是人類思想的結晶，是文化發展的動力。

“我舍不得它們啊，這是最珍貴的紀念！”已經82歲高齡的廖靜文女士滿懷悲愴地說。“52年了，自從悲鴻走後它們一直被我珍藏在身邊！”老人撫摸着冊頁和寫生本，傾倒着她的記憶，那段歷久而彌新的記憶。

升華在喜瑪拉雅

恒河三角洲上的加爾各答，每天都重復着同樣的繁忙與喧囂，東印度公司的海輪總是成片地擁擠在城外的港口上，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信仰的人們在200多年的時間裏，從未止歇地穿流在加爾各答的集市上。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國人也隨着這些涌動的人流穿梭，不過他并非從事貿易的商旅，他的目光總是跟隨着販馬人手中的繮繩落在那些駿馬身上。

1940年的印度還處在英國的殖民時期，雖然聖雄甘地的仁愛和抗爭吹響了印度人民擺脫殖民統治的號角，但千百年來的“種姓”分化，却依然頑固地糾結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很多部族和宗教幫派



徐悲鴻先生

都以村落或城市為基礎劃分勢力範圍，他們中有不少的首領和貴族都熱衷於養馬，加上東西方貿易的日漸頻繁，很多來自歐洲和西亞的名種良馬紛紛來到了印度，而這些貴族們對於馬匹的要求也日益苛刻起來，凡是年齡稍大的馬均被淘汰出馬廐，因此市場上便出現了許多兜售名種良駒的商人。

那個到處看馬的中國人正是徐悲鴻，說起對馬的了解和喜愛，恐怕這些加爾各答的馬販子們誰也比不上他。他仔細地觀察着每一匹馬的體態、動作甚至表情和眼神，他驚喜地發現，這裏的很多馬都有着非凡的氣質，和中國的馬大不相同。在中國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寶馬，但大多數被記載甚至被神化的都是它們的赫赫戰功，而除了征戰之外，馬似乎就是負重載人的牲口罷了。但是在這裏，徐悲鴻不僅看到了許多體態各異的名種馬，還發現了很多馬的特質，因此他經常徘徊在市集周圍，用心記憶着這些珍貴的發現。

離開加爾各答的時候，徐悲鴻選擇了騎馬，他騎馬穿越了恒河三角洲，沿着喜馬拉雅山麓向西北方向進發，一直到達了克什米爾。他迷戀着那些美麗而驕悍的駿馬，尖尖的耳朵，寬闊的鼻子，像風箱般的胸脯，緞子一樣閃光的皮毛，還有那高頭長腿，蹄子向鋼鐵鑄成的，奔馳起來如同疾風閃電……他簡直陶醉了。

“悲鴻和我說過，他在印度畫的馬，自己非常滿意，因為在那裏，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馬的馴良、勇猛、忠實、無怨的性格，成了馬的知心朋友。所以從那以後，悲鴻畫的馬又上了一個臺階，更加人格化了。”廖靜文女士非常興奮地說。

留下真實的世界

“有機會聆聽藝術大師的演講，對於剛剛入學的我來說，真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徐悲鴻的學生中央美院教授戴澤回憶起當年的往事仍是充滿了激情。1942年，徐悲鴻在重慶中國美術學院的演講，吸引了無數在藝術之路上筆路藍縷的莘莘學子。面對這些有志於藝術創作的青年，徐悲鴻總會迸發出無窮的動力，他恨不能將自己掌握的經驗和方法一股腦兒地教給這些年輕人，讓他們能够在最短的時間內成長為藝術大師。但是他很清楚，從藝的道路是非常艱辛的，只有勤奮才能造就成功。因此他仍是不厭其煩地教導每一個學生，必須勤學苦練，誠實地對待藝術，不要去追求那些背離真實投機取巧的東西。

“再一次看到悲鴻老師的素描作品，我又想起了60多年前，他在重慶演講時候的教誨。”戴澤先生繼續着他的回憶。徐悲鴻在重慶時，曾應當時教育局的邀請，對中學美術教員進行過考核。當時他給出了

一個命題，描繪一個“站在黃桷樹下的四川人”，很多應試的教師紛紛向徐先生提出抗議，理由是《芥子園畫譜》中沒有黃桷樹和四川人的記載。“我們身處四川，周圍都是四川人，抬頭就可以看到黃桷樹，我讓大家畫的都是我們身邊再熟悉不過的東西了，可是你們却放棄了自己看到的真實世界，反而沉浸在死板的畫譜中，這不是舍本逐末嗎？”在談到藝術創作時，徐悲鴻經常用這個例子來教育年輕的學生，要隨身攜帶速寫本，把生活中的人物和事物記錄下來，積年累月的速寫，不但能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能鍛煉繪畫的技能，為日後的創作儲備素材。原則是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周圍的世界，用心去真實地描繪。

60年前的感動依然歷歷在目，戴澤先生不無感慨地說：“這本素描中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悲鴻老師辛勤從藝的例證，看到它們就會想到老師在那樣艱難困苦的年代，始終堅持着對藝術的執着追求，他在用全部的身心去深愛着這個世界。”

“如此洗練的線條，精確的筆法，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作品”，中國畫研究院的劉勃舒院長篤定地說，“我從小就臨摹悲鴻老師馬，60多年了，我還是無法模仿到老師的精髓。”徐悲鴻先生一生都致力於同形式主義的美術作鬥爭，他痛恨那些腐朽在歷代畫譜中的院體畫，也鄙視那些誕生於空洞想象中的印象畫。他